



前集卷六

喪事 死。遺言。遺文。遺書。遺忠。遺業。君哀悼。民

哀悼 君喪 附忌日 起復 弔慰

祭奠 賻贈 附助葬 壽藏 葬

薄葬 附厚葬 送葬 歸葬

墓 附吉地凶地省察 旌祀 先賢墓

挽章 墓銘 附墓碑 行狀

正

古今事類全書

前集

卷六

六

13
1804
6

喪事

門 13
號 1804
6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六目錄

卷之五十一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古今事實 傳說騎箕 貶妻布被 夫子夢奠 夢熊羆屏 顏淵蚤死 七日復甦 舍突入地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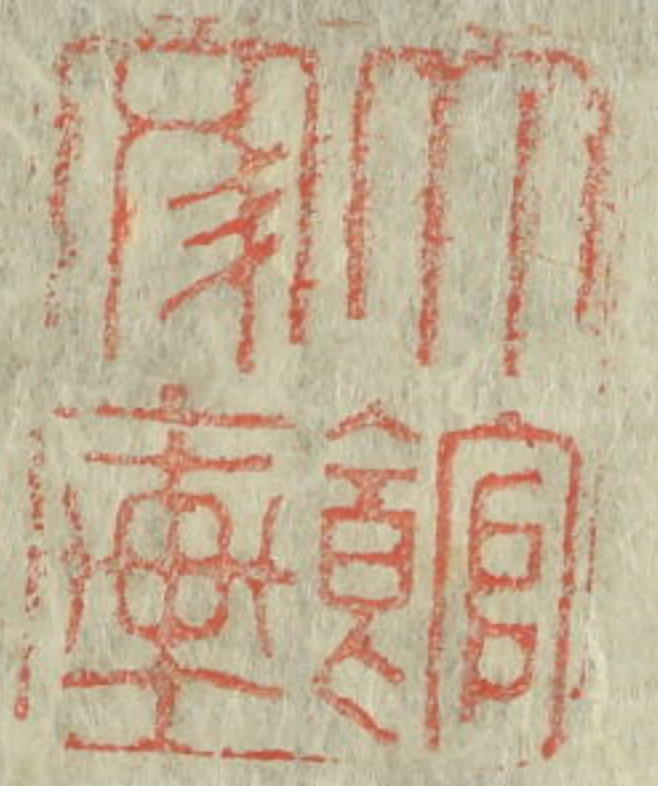
死不恨 星殞於營 臧年代死 問地下事 筭生張說 死付白金 見夢于帝 星殞寢室 垂崖遺像 託以身後 走生仲達 酒壚念舊 天下玉棺 書屬後事 六十不識女色 使虜道 月蝕東壁 傳霖來訪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死不恨 星殞於營 臧年代死 問地下事 筭生張說 死付白金 見夢于帝 星殞寢室 垂崖遺像 託以身後 走生仲達 酒壚念舊 天下玉棺 書屬後事 六十不識女色 使虜道 月蝕東壁 傳霖來訪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死不恨 星殞於營 臧年代死 問地下事 筭生張說 死付白金 見夢于帝 星殞寢室 垂崖遺像 託以身後 走生仲達 酒壚念舊 天下玉棺 書屬後事 六十不識女色 使虜道 月蝕東壁 傳霖來訪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死不恨 星殞於營 臧年代死 問地下事 筭生張說 死付白金 見夢于帝 星殞寢室 垂崖遺像 託以身後 走生仲達 酒壚念舊 天下玉棺 書屬後事 六十不識女色 使虜道 月蝕東壁 傳霖來訪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死不恨 星殞於營 臧年代死 問地下事 筭生張說 死付白金 見夢于帝 星殞寢室 垂崖遺像 託以身後 走生仲達 酒壚念舊 天下玉棺 書屬後事 六十不識女色 使虜道 月蝕東壁 傳霖來訪 妖星見 夢白雞 不見嫁娶 死乃天命 曾子易箦 夢起起 先知死期 但少一死 尸解 皆隨鬼錄 召作玉樓記 夢不祥 魚殮龜茲板 十六日復生 授黃白術



王秀復見

屬以其子

死為酒盡

上封禪書

相三君無積

書言國事

家無遺財

先分甲園

停嚴鼓聲

百姓圖像

服金石藥

康節知命

卷之五十二

喪事部

誤傳已死

合葬桐鄉

送尸陲林

購北融文

將死不忘君

抗表諫伐

有舊田廬

思法孝直

何奪之速

裂裳為百帽

游岱

詩識

親書遺表

遺詔刻石

景文遺戒

續成其書

將死薦賢

九京可作

薄有桑園

思檀道濟

國人巷哭

畫温公像

木稼

從其治命

分香賞後

立言不朽

恨書未成

惟憂國事

愛及卑宗

柩無所殯

思魏徵

秦香罷相

居喪 附 忌日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八 朝祥暮歌 八

除喪彈琴 八 冒服飲燕 八

期而猶哭 八 廬墓不育 八

卷之五十三 喪事部

匿喪受封 八 在艱戲擲 九 無總麻服 九 以社日亡 九 嫁筭墨衰 九 詩話督其作詩 九

奔喪彈琴 八 暮功聽樂 八 不持所生服 九 忌日不聽樂 九 終身之喪 九 居喪作詩 九

生孝死孝 八 求尸潰血 九 主喪禮熟 九 忌日辭攝祭 九 忌日當悲 九

使婢丸藥 八 辰日不哭 九 匿親忌日 九 累世慎終 十

起復 古今事實

閔子要絰 十 詔奪情 十 不當佩魚 十

伯禽征伐 十 令起視事 十 非盛世事 十

不敢踰制 十 起復本職 十 竟不可奪 十

卷之五十四 喪事部

古今文集論起復服也 十一

弔慰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 十一 齊衰往弔 十一

哭之慟 十一 弔於其室 十一

哭於中庭 十一 出弔東郭 十一

弔不與言

百官會弔

赴者三萬

生芻一束

青蠅弔客

誅者四千人

弔客化鶴

吊其子沒

門無雜賓

西門慟哭

名士獨弔

鼓琴而哭

弔作驢鳴

哀棟梁折

客哭主下哭

奔喪得罪

自哭亡妾

含辛為淚

匍匐以弔

朝服不弔

辨哭則不歌

苑諫

為諫以弔

素服以臨

涕淚成水

詩語 卷之五十五

喪事部

祭奠 古今事實

夢奠兩楹

炙雞絮酒

斗酒沃酹

賻贈 附 助葬 古今事實

賻布班貧

家前奠酒

說駮而賻

食瓜遺奠

懷練一匹

贈以麥舟

悉辭賻贈

還其賦斂

卷之五十六

喪事部

壽藏 古今事實

樂哉斯立

宰如

將掃故宅

預定其地

喟然營墓

奏請塋地

自為壽藏

詔賜墳塋

附葬祖墓

刻石其上

酌酒賦詩

葬 古今事實

更葬朽骨

馬鬣封

不如速朽

預知葬後

兩不克襄事

犯人之禾

葬不食之地

玉魚

葬近烈士

非毀當道墓

不歸鄉葬

埋玉樹

荷鍾自隨

銀鏤黃腸

瘞將士骸

瘞揚貴死

金椀

命葬枯骨

古今文集

焚尸之慘

卷之五十七

喪事部

前集六

薄葬附

厚葬送葬

歸葬古今事實

鳥為螻蟻
王孫羸葬
堯典狗葬
悉辭儀物
厚炭蛤灰
送車千乘

不待石郭

素棺速朽

遺命薄葬

鄭大夫冢

勿窆勿墳

以書殉葬

勿封土立碑

歛以常服

美棺葬親

大治冢舍

古冢珍寶

為盜所發

四方來會

因夢會葬

乞骸歸葬

費欲歸葬

見夢歸葬

助歸葬費

喪事部

卷之五十八

墓附 吉地凶地省察旌祀先賢墓古今事實

狐死首丘
坎不至泉

掛劍於墓

合葬於防

孔墓不生荆

樹墓檟

九原可作

樵牧踰躅

反間發墓

營高燥地

下馬過墳

象祁連山

佳城鬱鬱

過家上墳

宰上木拱

預知其墓

弟子負土

布囊負土

郭璞相地
買墓前田

鹿觸墓松
古冢得竹書

淚著樹枯
發墓而葬

郡守致敬
發墓斬臂

芻牧不禁

盜發父墓

諫發大臣墓

免發直臣墓

牛眠得葬地

書生示葬地

出折臂三公

僧指示葬地

不利長子

害兒福第

黃撥沙

訟祈墳林

及國展墓

以卮腊禱

吏民常祀

負發酸墓

酌園內冢

封比干墓

孔林禁樵採

因兵禁樵採

祭信陵墓

祀益民者

遣使祠墓

祠蕭曹墓

遣掾脩墓

祭以少牢

遺使祠墓

詩話 墓鬼慶詩

卷之五十九

挽章古今事實

挽歌之始
道上行殯

搖鈴自歌

古今文集非始於田橫

卷之六十

喪事部

墓銘附墓碑

行狀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五

石郭有銘七五

立石刻名五

必求孫綽五

黃絹幼婦五

作碑無愧色七五

碑特鎮石六

誌文長短六

自為墓誌五

妄認古冢七五

篇篇不同六

崔氏能任六

必求韓記五

子弟不能通知七六

萬縉乞名六

御筆題碑額六

諛墓得金六

遺誠求誌七六

四絕六

心織筆耕六

筭生張說六

義不食言七六

更相為傳七

不顧時忌七

不懷舊怨七

不喜見評七六

文不可改七

不受潤筆八

獨銘五人八

因廢已意八

弟狀兄行八

得金以賻八

古今文集

石誌不出禮經九

碑本墟墓用九

行狀出於門生九

事類全書前集卷六目錄終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五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喪事部

○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祭

君哀悼

民哀悼

群書要語死者漸也消漸也諸侯曰薨城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
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治皮革鞣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
就柩故也既定曰尸戶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歛也釋名棺閉也而以
掩屍又曰櫬又曰積水棺曰槨說文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極究曰不復變也
大記喪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禮記屬纊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
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大記喪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
徯死于首丘仁也禮記 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槨書其日月
焉懸其衣服任卷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周禮 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
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教盡謂之死故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
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莊子山木篇 千歲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莊子

天地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莊子生為附贅懸疣死為
 决疣爛肉潰離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埃之外道遙乎無為之
 表莊子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著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老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死且不朽左是
 天傷之鑿而益其疾也左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
 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列子萬物
 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充舜死則腐骨生則榮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寧盜死以
 流左平仲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雖九死其尤未悔同上泉下有黃嬭山淮
 南子注秦陽君捐館舍史記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
 之所趣異也前漢蘇武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陳元萬事風燭九原草露樵集
 詩句蓋棺事始定杜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坡萬事投荒十年山谷
 古今事實傳東維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
 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辰尾上有傳說星莊子

莫孔子雖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左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
 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左賓之也而在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示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卒禮記
 顏淵蚤死顏淵年二十九而髮曰五而蚤死記曾子病疾病染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拱童子曰華而皖大夫
 之篲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懼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篲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聞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入也以德細
 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檀弓晏布被黔晏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
 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
 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曾復甦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
 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
 皆有殺之之理讀書黃庭趙玄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
 巳既無知命將終有頃寢疾而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絰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 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前漢本傳 託身後漢 申屠蟠字子龍 陳留人 與洛陽王子居同在太學 子居臨卒 以身託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 還鄉里 遇司隸從事 義之 為封傳 護送蟠不肯受 投傳於地 而去 注傳符謀也

含矣 入地 漢相帝時 公孫奉東 勃賈等聚眾至三萬人 寇青徐交三州 以司徒掾 穎川韓韶為 虜長 韶開倉賑之 曰 長活濟 登五人 而以此伏罪 含矣 入地矣

先知 死期 後漢 傅士 勳 為奸 圖讖 先自知 死期 於子弟 而棺之 具 其日而終 方術 傳 廣漢 折像 自知 亡日 召賓客 九族 飲食 辭訣

星殞 有赤星 而芒角 流 諸星 見 俄而 亮卒 志 走 生 傳 諸葛 亮 卒 于 軍 楊儀 等 整 軍 而 出 百 姓 奔 告 宣 王 宣 王 追 為 姜 維 冷 嚴 及 旗 鳴 鼓 若 將 向 宣 王

者 宣 王 乃 退 儀 結 陣 而 去 百 姓 謔 曰 死 諸 葛 走 生 仲 達 司 馬 懿 與 諸 葛 亮 相 拒 于 五 丈 原 會 亮 卒 諸 將 燒 營 遁 走 經 旬 按 行 其 營 壘 乃 曰 天 下 奇 士 也

星見 祖 逵 傳 初 有 彗 星 見 于 豫 州 之 分 逵 見 星 曰 為 我 矣 方 平 河 北 而 天 下 欲 殺 我 此 乃 天 不 祐 國 也 俄 卒 但 少 一 死 蜀 宗 預 為 鎮 軍 大 將 軍 諸 葛 瞻 初

統 朝 軍 車 騎 將 軍 廖 化 欲 與 預 共 詣 瞻 預 笑 曰 五 羸 年 踰 七 十 所 繫 已 過 但 少 一 死 何 求 於 年 少 輩 而 屑 造 門 耶 咸 年 代 死 晉 王 徽 之 為 東 門 侍 郎 集 官

東 歸 與 弟 猷 之 俱 病 篤 術 人 云 人 命 應 終 有 生 人 樂 代 者 則 死 可 生 微 之 曰

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可罕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猷之卒酒壚念舊王戎經黃公酒壚嘆曰昔與

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既亡余為羸繼視此雖近魏若山河晉書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來與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

薨 晉書 洪坐至百中元然若無而卒規其顏色如生身亦柔軟 晉書 人 甚 輕

如空衣世以為尸解焉仙 晉書 問地下事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

韶言頗端卜商今為修文郎 王隱 晉書 大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 一玉棺

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 風俗 不見 魏晉 輿

本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貴重平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大府丞明年

二月卒年四十八 晉書 見 故人 門 寢 生 張 說 見 墓 誌 門 盧 殷

熊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 留守與 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當所往來

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 留守尹為其九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天命 李勣 屬 疾 家 人 欲 呼 醫 巫 不 許 諸 子 固 以 藥 進 輒 曰 我 山 東 田 大 耳 今

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平生死係天寧就斃求活耶 召作玉棺 李長吉

前集

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
召長吉長吉不能讀欲下榻叩頭言阿婆張吉李詩時老且病吾不願去
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帝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人
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廳中教上有煙氣聞行車警管之聲大夫
急止之哭待之如吹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商隱傳 **死何言命** 馬季勉少貧
與諸生共逆旅其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
金棺下後其家請勉共放墓出金付之 **不識以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
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
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
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流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故上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
炊甑裂物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張薦為** 張薦為
被殺狗首于衢吳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請上皇是夕見夢流寤為祭
張薦為 張薦為吊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在軍吏童騎護轎車而東
書謂定事 表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年身驗一日晨起
巾櫛一物隨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前視之皆空

紙也其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錄 **魚食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穎間有
頽陽書二齋用房瑄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魏之庭非館基寺病起於魚食而
休于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在頃
刺史吳繪數房房悟更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繪卒 **屋頽** 令孤楚
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月 **餽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
集資李士將薨而月蝕東壁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
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唐德**
遺象 張垂崖守蜀乃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供十生觀此後
十年公薨於陳州許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
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冠相繫緇草果自為贊曰垂則遠俗崖不利
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 **立祠** **張垂**
崖少與逸人傅霖同李公既顯遂求霖三千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盡語
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脫牢守死位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
書晉州傅霖聞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輩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
報子尔公曰詠亦任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西清詩話** **死時**

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震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言行錄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樸嘗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還其方及白金封識宛然中丞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且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雋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暮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而身具極痛電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愛也雋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城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目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世談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且僂去一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如寒供臣亦自厭其輕生聞見錄親書表張南軒杖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太命至此繼繼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從其治命以下係遺言晉魏武子有

發妾無字命願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左傳屬以其子秦康公送公辛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穉嬴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類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不吾受子之賜不亦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穉嬴且畏偃乃肯先茂而立靈公左傳命奕桐鄉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遺詔刻石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鄉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乃遺命勅兄子曰可致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分香賣履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季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死為猶莫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百歲之後化而成王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送屍隨林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降林施與鳥獸食二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土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三水景文遺戒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仁以治喪用浣濯之衣

鶴擊表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值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
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卒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
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着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益不可
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遺命遺命作
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趙鑠聞立言不朽以下係遺文遺書晉平公謂魯孫
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國語
封禪書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
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
事史記購孔融文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楊班儔也莫天下有上孔融
文者賞以金帛續成其書桓譚者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重裘撰次之恨書宋成陸平原臨亡曰空通
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相國君無
積以下係遺忠委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委文子之忠於公至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將死不忘君楚子
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都都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其明死
不忘備社稷可不謂忠乎將死慮賢身交代門惟憂國事王又度垣之為中

書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書巨國事魏徵既死太
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讀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
國安用惡人則國散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
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笏美諫房
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
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
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九京因作以下係遺德趙文子與叔向遊
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隋武子平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
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國語及甘棠美召伯也召
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無餘財以下係遺書朱
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有舊田廬人勸疏廣為子孫立
產業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供
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
教子孫不欲益其過書漢有桑園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志蜀無所殯橋玄字公祖為太尉父病卒家貧之產業無所殯先分田與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弟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此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思法孝直以下後君思博蜀法正死先王征吳群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思檀道濟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徒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憚賴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公步文帝嘆曰若道濟豈至此思唐太宗遼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帳然曰魏諺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之鑑亡矣貞觀政要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何奪之速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聞人巷哭以下後君思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箏之聲秦奮罷相秦五殺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童子不歌諺春者不相梓文選注百姓圖象陳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

象先賢狀為白帽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書溫公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吊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詩詠服金石藥韓退之為李千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琥珀一病竟不痊也詠山游谷劉楨字公幹有臥疾詩云常恐游岱宗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危欲死也木稼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水水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水為木介舊唐書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木枝憂木稼食昂恨長庚荆公挽韓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痿康節知命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矣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常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

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擬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五更捐館聞見錄

詞賦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遛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古今事類全書別集卷之五十二

喪事部

居喪 附 忌日 群書要語 親者居倚廬賤者居望室 禮官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禮弓 君倚廬 履古枕塊不說經帶孟康注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棺柱同上 故為父竹杖為母桐杖注其義一也 問喪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 為無廟也 踐不危身為憔悴將滅性為無後也 禮弓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服常讀樂章 同上 斬衰倚廬齊衰望室 儀禮父母之喪衰冠繩纆管屨 四制 創鉅者其日又痛其者其愈速 三年喪禮衰戚之至

也節哀順變也 禮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體也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如有望而弗至 禮弓孤斬然在衰經之中 柩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是素冠方棘人采采方小雅 蓼子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並 兼 義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莫 亦 雅 兼 義 之吉 陳蕃 莽迷不次 紆 狐柴骨 樂心 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也既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其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予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禮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 彈之而不成聲 作而曰哀未忘也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 彈之而成聲 作而言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禮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禮記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問人曰鯉也 夫子曰噫其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 禮記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 子路笑之 夫子曰由爾真於人終無也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夫子路出夫子

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曰服飲燕灌天與寶嬰相得驩其夫嘗有服過丞相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臨况魏其侯夫
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蚡以語嬰上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廬山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者親不閉延陵居其中行服二十五年蕃
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
証時惑眾誣汙鬼神遂致其罪匿喪後漢李虞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縣
邵詔附梁冀為勸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為納而陰告冀即捕殺
之邵當還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陽行室遇之
使卒投車於溝中皆插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詔貴賣友會官埋母乃其妻狀
遂廢錮終身奔喪彈琴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
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生者死若晉王
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居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
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
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
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使婢丸藥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
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視沉滯者累年在艱虛擲果博晉功

謝安愛好聲律甚功之極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不從
王少玄父隋未死亂兵少女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履或曰以
手血漬而滌者父此也不哭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
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
論無麻服崔琳二十五年間無中外細麻之喪明皇雜錄
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孝惠之定以為恨幼子瞻
作詩謗訕聞見錄王褒禮執司馬温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
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孰也遺書王親曰曰曰可祝欽明為相坐匿
親忌日喪申州刺史以社曰曰見社門忌日不聽樂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
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鳥世曰許擗祭見起復門德宗貞元八年
將作監元且當擗太尉薦颯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
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且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
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
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
百不且以忌日辭擗祭由是坐罰實錄晉公晉見文中孺
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

詩之云父母教以俟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談錄 **祭服之喪** 宋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詩話 晉歐陽叔弼季默以夏制中不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宴兩歐至履嘗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吾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阿矣陶士衡嘗以太白浮明賞罰二子已沉兩玉舟 **梅聖俞** 至守陵

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深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 **蘇軾** 持國議作詩早余應之以夢我及傳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下茶毒載雅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甫以曾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曾直不作者以罪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涪溪題詩云玉環妖血無入掃

以被責憂良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錄 **禮** 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直有忌卒密戚至交及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顧氏家

禮記 江洲書會定典張舟整遇先恒王淡蕃等已忌日則悲號追慕其

掌謂考者於親儀副竹愬卒二年不飲酒食肉又孫清河丞善翁居工部司程貞老長充省未嘗吟詠是孫營繕所正琴主為哭奉祀直更慟而終

喪事部

起復 群書要語喪有四制變而從宜也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掄義法君公羊傳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義

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 **喪服** 四制重奪孝子之情望慕充窮 公羊傳注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孝經 抑情徇務其來已久 燕許公集 頃奪禮於直麻俾從權於誅貽 常相制 **墨彙** 治事 常形疏

古今事實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

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之 公羊傳 **伯禽** 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矣金革之事無避

者也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注 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瑋具不敢論制 禮方進為丞相封高家侯後母既葬三十

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詔山濤居母喪負
生成績手植松柏詔奪情以禱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起復隋亦
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所殊
重必頂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
事唐太傅左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唐李林甫
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詣京師謁林甫於政
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
林甫有曰擗無用之瑣職專廟廟之右地李宗悛云先公周顯德
末翰林學士起復果素紗軟脚幘頭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
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痛有金寶
之飾公遽謝不佩談錄非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
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也而鄭公居母憂
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拜
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又稍稍有隙龍川志竟至
和問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 詔下意大向公必
欲起復再下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辭又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

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敢也且命中人贊公起非
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
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
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路公次遷
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石林過庭錄

古今文集論起復服也故華大臣奪情者服隨光情慘然袍皂角帶道君
惡之政初未始議以入命不應受服遂以士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
初朱熹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條服去佩
為議者不以為宜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群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
筆連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
白易月權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筆從之朝野雜記

古今事類全書別集卷之五十四

喪事部

甲群書要語知生者不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也而不傷知死而不知
知生傷而不吊曲禮死而不吊者一類也身之畏人或以非罪攻之或不厭行
險溺不乘橋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同吊於人是日不樂同上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坤谷用生不及哀非禮也左傳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語子食

前集

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羔裘玄冠不以弔歸歸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天子 君使弔弔致命曰君聞子喪使某弔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禮畢成踊

士喪禮 君臨臣喪乃被殯注蓋後除凶邪左傳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噉然隨而哭之人哭亦

哭人號亦號哭之動類淵死子哭之動從者曰有勸乎子曰非夫人之為勸而

誰為勸 **哭於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弓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齊衰而往哭之或曰曾子不以弔曾子曰我與也

與哉 **檀弓** 齊侯遇祀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 **襄十二** **出師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久來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

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 公行子

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雖言孟子

獨不與雖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離婁** **國信** 孔光薨公卿百官

會弔 **通者** **陳寔** 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

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生芻一束** 徐穉字孺子

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惟不知其故林宗曰

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書**

弔客 真翻放葉南方云有恨疏節骨射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諫者** 四下人鄰

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 **晉中興書** **弔客** 陶侃為江夏

太守母憂去職有一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弔客** 王愆期

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情耶世豈無 **弔客** 王祥之

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 **本傳** **弔客** 謝

安就弄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名士獨弔** 陳寔弔張讓 **弔客** 謝

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能復嘗此否因又

哭不用喪主而去 **弔作驢鳴** 王仲宣好驢鳴既薨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

曰王好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 **世說** 孫子荆楚有牙少所推服

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戶慟哭賓客莫不

垂涕哭畢曰喪床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

舉頭曰使君重存令此人死 **哀棟梁** 衛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徽慕東玠

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動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

折矣何得不哀客哭王不哭阮步任籍喪母裴令公指往吊之阮方醉散髮
坐牀箕踞不哭衆至下席哭弔嗟畢復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
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
時人以為兩得其中裴得罪吉黃為長陵令時利登長吏檀去官而黃門
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隸鍾隸所收遂伏法死魏常林傳

一 宋劉德願為孝武御侮殷貴妃薨上與群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
若悲當厚賞德願慙聲號慟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羊志哭殷志不
鳴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羊志為淚符后死墓
容庶制百僚於宮內哭使有司按驗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為淚通

一 陳列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恠多偽蔡君
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朝服不弔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
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直鉉獨携一麻袍角帶於
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吊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
師即其部侍郎也談錄辨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
齋不及奠肆敕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公
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順可謂燥精節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孫公談圃屍諫
一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蘧子瑕不肯而任事大夫史鰌患
之數以諫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若死不當成禮置屍
北堂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問其故具以父言對靈公蹶然易容曰夫子死
以屍諫可謂忠不哀矣於是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知退蘧子瑕徒喪正堂
成禮新序為諫以弔靈公公諫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為嗚呼哀哉

尼父言哀服以臨祭遵帝帝愍慎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諸道百官先會無車
駕紫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祭征虜
永羊祐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淚盈鬢髮皆為冰焉南州人
征市日聞棺夜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
如此

一 漢如河傾人問顧長康喪宜若何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
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柱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笑復東注
古今事類全書別集卷之五十五

○ 祭書 禮記有薦新如胡奠同上苟有明信

潤溪沼北之毛穎繁蕙藻之菜可羞于王公以薦于鬼神左蕙有蒸兮蘭藉

奠桂酒芳椒糝九歌歌此奠章以侑一卮蘇文獨醪一樽寄酌千里汪龍溪

古今事實蘇文兩淮見死屍徐律為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喪

卒歸葬首負糧徒步到江夏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

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發赴事嘗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二兩綿絮漬酒暴

乾以裹雞徑到所喪家隊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

前酌酒畢則去不見喪主曹操感大尉橋玄知已及後經過玄

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丘墓約之言但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沐

醉車過三步腹痛勿忍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宋見厚恩門家前買酒曰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烈醉吟先生傳立于

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家前方丈之士常成

泥海賈黃中談錄食瓜遺奠兼因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制碑後因

食瓜天槍然悼之遂輟食遣夜奠于靈座

副至意也貨財曰賄車馬曰賄玩好曰賄衣被曰賄贈之為言稱也祿之為

言遺也白虎通賄莫於生死兩施儀禮喪弗能賄不問其所費曲禮贈死

不及矣非禮也困未葬之通稱隱元乘馬曰賄不食曰賂見王曰賂盛時

曰賄穀梁傳魯人之贈也三女三孺以禮吾祭乎涕泗而無聲之家語賄賂

所以佐生賄祿所以送死荀大畧

古今事實賄而葬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其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祿庶

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爾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賄布

之餘具祭器于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諡而賄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役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諷而賄之子貢

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諷諷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

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思天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但高之喪孔

子之使者未至由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不釋服而祿衛有太史曰柳在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

請於尸曰有已柳在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

往遂以篋之邦注不脫君祭服以祿臣親賢也禮記以祿也

以君之璫與欽增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室玉是猶暴骨於中原不

以安利之端家語禮記漢原赤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欽送葬者千

萬以上祿讓不之本傳禮記四後王丘傳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聞西之

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適為護喪事助甚豐丹乃懷繡工瓦陳之於主人前
曰如丹此繡出自机杼尊聞而有歎色晉書王渾為京州刺史卒故吏
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宋謝靈運嘗字幼安後
父中表敗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本傳以家貧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常送資錢四十萬金
有綴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奉與之無吝吝一不質名
氏稷等嘆駭贈之宋朝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嘗堯夫到姑蘇般麥五
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又答曰兩月矣二麥
在淺土欲葬之而北婦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待其良久
文正曰東良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二麥未葬方滯舟陽時無郭元振無
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公齋夜話河東郭
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不能葬其父母將謁魏
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千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
舍吾且為子謀之穆其資得白金百萬錢救萬以喪之以郭代公之義
不能遠過潘水燕談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五十六

喪事部

○漢書薛書受語壽藏謂家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漢書注

古今事實 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遺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

我欲葬焉遺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則泣刺其筮言入良田檀弓下

子貢倦於學至於仲尼曰爾有所息乎子曰生無所息死無所息也等如也墳

如也高如也則知所息矣荀子 一 子貢欲富請毀室檀弓 子貢欲富請毀室

以嘉蔬薦以清酌祭文 一 子貢欲富請毀室檀弓 子貢欲富請毀室

為櫬也左傳 一 子貢欲富請毀室檀弓 子貢欲富請毀室

近延陵秦請求之上以賜禹自為壽藏後漢趙岐獻帝時為太僕副太僕馬日

磔撫慰天下岐老病獨刑州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

晏嬰叔向四像居質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壽藏勸其子曰我死之日墓

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掘坑本傳

其安定具壽藏於成帝時真常自葬其年七十二至期果死又曰北中青

隴上孤墳之西四交所繫之七日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櫬即以葬

焉西京雜記 一 曹植登臨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壽藏遺令薄葬

復直堂中劉士為臺曰化臺新唐史 一 曹植登臨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壽藏遺令薄葬

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避此中
哉唐高宗詔賜英國勳墳塋一所時勳不在
期嘗登北山於平地處奮馬回旋瞻望欲附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
畝遺勳子叔儀此吾之末宅也刻石其上
本朝王樵涪州人自號數世翁預卜
為窆名爾室中置石塋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處不備沒後身魄以備不虞
灑水燕談

○釋書要語葬不如禮曰埋也趣使腐朽而已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
曰捐葬下棺曰受釋名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軸車葬祖槨故曰祖載白虎通國
子高曰壙者藏也藏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
於棺土周於槨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為人焉謂之靈者神
之類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檀弓節棺槨單具妻
注牆柳衣又云絞衾設柳妻注絞衾尸之飾柳妻棺之牆飾妻以木為筐方
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雲飛同上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檀弓有虞氏瓦棺夏
后氏聖周聖燒土葬也同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旌識之
同上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土
葬用車二綽無碑同上助葬必執紼禮從前曰紼上發也發車使行也

其棺有被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注輜試板之車飾也雜記古人葬
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係辭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
失尸板也公服總者親見其棺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儀禮喪服趙子
病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注窆厚窆夜厚夜長夜也左傳孟子曰養
坐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厥不如種塗之曰殯梁傳
厥車既展相奠斯聞張說祭文號護薦妻白集既喪葬約柳集柳車芻靈飛
旒翻心推集積積小棺也晏類奠殯印阜又奠注城隅謂槨葬也燕碑先
遠飛注文選遠自有時白集題湊既肅肅既辰注題湊棺木內向也長輶
鮮鳳曉毒我金注輶輶夜車也沈約齊安陸王碑
古今事考更葬有問文王作靈臺握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
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漢及朽骨見其人乎新序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注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久與人之葬
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
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焉馬融封之謂也不速朽宋司馬桓魋
為石槨二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禮季武子成襄社氏之葬在西

階之下請各葬焉武子曰今墓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檀弓
之禾季半皇葬野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廣之更償也子臯曰孟氏不
以是罪乎朋友不以是棄乎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
葬不食之也成子高寢疾曰吾縱生有益於人吾可以死吾於人乎或死則
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檀弓
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直其上劉向說苑
兩而成事若及於於葬也宣七年已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庚馬日
中而克葬禮也禮上葬先遠日
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大救請毀之子產弗毀左傳
墓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麻博之間不歸鄉里
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
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
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略表不從坐後病死天子以此葬
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
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飲我

王庶一隻今尤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外及
發掘王庶宛然在以此其事遂絕西京雜記後漢梁鴻疾且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於麻博之間不歸鄉里勿令我持喪歸去及卒季伯
通等為求葬地於要離家傍成曰要離列土而伯為清高可令相近
賜深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錢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錢之前
漢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及薨賜輕車介士注輕車兵車介士
甲士也
曰理王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
齊字由為心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
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令收瘞其
夜其兩旁池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冢其骸骨者
命收瘞之即且封雨
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夕瘞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
百稱官為寶具歛以棺槨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家士曰懷忠家於淺水原
詔士士為銘
其所使祭之密遣中使具棺槨他瘞焉故瘞故香囊尤在中人以瘞瘞視之

流涕...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 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 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还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氏并... 少府抱兒还充又與盤贈詩一首兒取兒盤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盤崔... 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盤着棺云... 其門允字悅之具門人仕裕陵為待從時郡人朱勅以律進罷着無此父冲... 殂勑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送而潘獨不在潘之先望道有山林形勢近冲... 新阡欲得之乃修敬于潘上杜門不納勑時恩自念遣入諷之且席以薰... 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勑歸京師果訖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假御史諷之... 以罪斃潘之我揮塵錄

古今文集... 有釋氏火燒之說起於楚死而焚戶者所在皆有... 炎暑之際長其穢世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弗忌載迎在... 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 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 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 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杜之上燕騎劫園瘞即墨極人家墓燒死人... 齊人望見滌池奴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各為

傳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好... 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 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 咸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以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 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野肉者同也... 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 夜且半聞垣外洩也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死以葬者委骨... 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 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 神宗... 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清泚什伍為曹序有表... 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 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為度... 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五十七

○海... 附... 詳書要語死欲速朽曲禮仲尼孝子... 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休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 深者葬愈微丘壟踈高發掘必速... 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侈靡為孝... 令死者幾戶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

在柩何用被貨狗後乎姚崇傳孔丘亞聖丹墓毀而不備深焉至賢公亡席卷而葬姚崇文

厚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致藏埋珍寶偶人馬車造起大家

關樹松柏潘夫含珠鱗施汪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呂氏春秋

送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盟至士踰月

外姻至左傳 **歸**葬以俟通歲柩於櫬呂溫集扶護旅櫬以歸韓文

詩句延瑄為塗車束薪作芻靈陸機縛妻交橫逐去魂杜牧之悲風吹雨溫

銘旌方雄飛風引簫笳入白集容車催曉發張曲江集

古今事實 **鳥**為葬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寶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如此弟子曰

吾恐鳥食之殮夫子也莊子曰在下為鳥食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此何

其備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石**為葬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志

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從見

王孫友人相侯示以至孫遺令相侯曰善不待石槨漢張釋之為中郎將從

文帝至霸陵上居外廂指不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耶鄴道也使夫人鼓瑟

上倚瑟而歌意悽愴悲嘆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

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止石槨又何感焉帝稱善東漢趙

咨將終告其故東朱祗蕭建等曰薄飲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

不聽子孫改之本傳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而復纏以纊綿半以何來為不喜耳幸有前朝殯及下指尸靈麻幅巾而

已者非晉文晉文公請王禮者也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吝吝諸子從之

先典有葬後漢周舉伯云命終之日相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

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先道學者以為知命焉鄭大夫

塚杜預遺令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隧道惟塞其後

而空其則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水中自

然之石以為冢示不發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

動吾自表管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城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

耳 **勿**葬晉書王祥為睢陵令疾篤遺令曰西圻上王自堅貞勿鑿石勿

起墳壙以書何葬宋元帝金縷子曰吾之亡也何以一卷孝經一快老子踵

垂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園讓求夜於西門豹側

杜元凱求葬於路傍家邊曹子臧求葬於濠伯室側梁伯登求葬於要離之

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積無吐絲之實產雞無司晨之用謹毋以血
膾管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廣羨之飾晉文公請從相司馬
石槨甚上謂也采薛儀物唐書魏徵陪葬昭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
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來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勿謂
士立碑唐司勳致仕李建勳疽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
壬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諸貴人高天之家
無不發者惟建勳知其處以常服就崇遺令吾亡飲以常服四時衣各異
棺葬親以下係厚葬季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魯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致近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自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于槨槨之非真為觀美也然後盡於心不得不以為棺無財
不可以為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此化者無使土
侵膚於人心獨無後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文公始厚葬用蜃灰燒蛤為灰以瘞壙天治家含漢原非字巨先父為南陽
太守死護塚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後身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
非孝也迺大治家舍周園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墓茂陵人謂其道為
京兆汗涉墓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所人不肯從謂之原氏所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家珍寶甚多金銀為螭形者數十又
以朱砂為鼻水銀為池為盜所發張侍中著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
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
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在器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斷棺取金
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和國殄瘁瞻焉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明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因會葬葬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
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憂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以其時葬子未我
忘豈能相及式使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
葬之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本傳巨卿
帝女成嗣封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女成後從杜陵病且死因
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塋上許焉成嗣溫序為護
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送
葬到洛陽賜城卒為家長子壽慶序告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

晉歸葬帝許之乃返歸舊坐見靈歸葬見遷請門助歸葬費椰子厚之得歸
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柴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
竟賴其力正基誌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五十八

喪事部

○墓附 冢附 塚附 旌祀 先賢墓詳書要語天子墳高二

以楊柳通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與焉禮曲適墓不歌同媿

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彌羨門蓋冢之中門禮記墓門前開道建石柱

以為祭乃謂之神道後漢中 蠅蟻上鄰為鳥食祭李商隱表陰堂是夜古木非春

德象山昭去病之勳郭子儀贈官詔 杜元凱以入朝之次自表洛城之東温

太真以受命之勳道陪建陵之北楊炯明豫州碑 墓前拜壇程集

詩句荒郊疎古木寒隊積空安王略 千秋掩夜臺同 佳城無白日同 惟餘松

柏壠朝夕起寒烟張說 墳荒草已陳集 墓濕土猶新集 夜寒月照青楓樹楊衡

古今事實附 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又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

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次不空原 延陵季子

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輪徐次其高可也

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家語 掘於墓季札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

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

死矣遂掛劍於墓樹禮記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父叔孫伯也禮記 子于五父之衢

問於曼父之母然後得也禮記 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禮記 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注云冢坐百畝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第

子異國人各持來其方樹種之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今草禮記 孔子嘗泗水

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易類要 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

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傳 二十一年案蹇叔

胥賜屬鐵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吳始弱矣左傳 吳

獻文子成室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京也注謂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墓依原禮記 雅歌斷雍門

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玩乎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

豎脚躡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愴悽曰孟嘗君之貴尊如何成此乎孟嘗唱然
嘆息淚下承睫檀譚新論 **項知** 其 **秦** 樗里子疾卒葬于渭南墓之東曰
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興長樂宮在其西武庫直
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又問 **秦** 田單行及問今燕人
得齊卒又掘城外塚墓即墨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因而用之
燥地韓信葬母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馬** 過道膠西相董仲
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後人語訛為蝦蟆陵非是西
京雜記 **家譜** 家 **建** 山霍去病至初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及薨上
冢家譜 家 **建** 山霍去病至初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及薨上
悼之為冢家建山 佳城 **晉** 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驢馬不
行路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晉爵三十年見白首于差勝
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趙 **家** 後漢 **彭** 有詔過冢上
塚布遺言 范 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謝承後 漢 **郭** 璞以母
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為陸矣其後
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
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

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鹿** 觸 晉 許孜親殺負土成
墳植松柏五八里時有鹿觸其松枝孜悉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
為猛獸所殺置所我松下 漢 **晉** 王康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哀嘗至
墓下拜跪悲號涕淚着樹上為之枯孝友 **郡** 守 致 敬 徐 孺子墓在郡南白野牧守
徐與於墓隧種松太子謝景立碑大半夏侯高於碑邊立思賢亭預章 **冢**
冢 得 **晉** 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
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于故位啓 敘之太甲殺伊尹又主殺
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楊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
子事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禮簡斷策晉書 **宋**
買 宋 郭原平父母墳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裸袒原
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貨冢資買此田二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
葬 世 王 公 金 貝 人 多 葬 梅 嶺 及 叔 陵 所 生 母 彭 氏 卒 啓 求 梅 嶺 乃
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叔陵 所 生 母 彭 氏 卒 啓 求 梅 嶺 乃
女象位下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垣內有小家或告女象墓上見一女子
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一棺上有金螭銅人以百數一女可二十資資若生
財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斷臂取之於

是女復死宋書

柳子厚謫永州與許孟容書曰先墓在城南無異

子弟為主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恩所忌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入見代宗唁之號泣

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土殘人之墓人令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力也

臣墓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

即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

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介病卒會出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管受

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與京東副刺

史發介棺以驗實是時呂居簡為轉運使謂中使曰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

故剖人墳墓何以示後世耶遂於父親屬及門人姜替以下各結狀保證中

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姦有旨赦介妻子還鄉東軒錄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

一牛眠山傍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一子石

諱說不見侃尋中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別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

蓋稱于益自訪三世為益州書生示葬也表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為言其故生迺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

安異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幽明錄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之氣右鑿之則無後祜鑿

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祜遂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續通志

蘇軾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興自侍御史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

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有葬地

他日僧又經過復謁太尉曰前時域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興也元興自戶

部侍郎平章事感定錄不利後子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

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高祖

福唐溫大雅改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兒而禍第大雅曰若家第未康

我將冷矣入地歲餘果卒黃檗沙彌闕越黃檗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

故號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傷室葬者之目必發墓

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後山墳無寧初有人知河中

府薛少卿為盜斫墳坐之松檟少卿投牒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圃尚得

菊弄薛少卿之坐元禁樵採宅編又國展墓以下係省祭又身莫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

不與展墓而入禮弓展也以危膳禱盧越之東有扁鵲家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危膳禱之所謂盧扁也更民常祀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史記吳負及酸墓徐揮傳黃鵠辭不就及鵠楚釋負及徒步二十里酸黃鵠墓致其哀傷士謂國內家梁河默隱高園內有下忠貞家默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醉之封北平墓武王封北干墓今在湯陰縣北平墓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石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拜孔子墓祭孔林樵採本紀因祭樵採燭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糞五十步樵採罪死不赦戰國策墓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信陵君無已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及擊鯨布還為公子置五家世以家歲以四時奉祀公子信陵君傳不益民者漢宣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感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遺漢明帝西巡行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仕長陳寔墓祠蕭蕭墓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壝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遺塚魏太祖北征柳城尚承

郡令劉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致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長修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祭以少牢唐太宗貞觀七年符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訪大賢墓宋文公守南康訪屯由劉公疑之墓為立門墻以限樵牧

詩詠墓東晉鄭文暉友人於陳蔡路途遇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人寢之曰下有百羊人長眠不知曉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五十九 喪事部

○說書 群書要語 紉謳所生必自斥苦 莊子使歌虞殯注送喪歌左傳挽歌

詩句 九泉如可作千載與誰歸 賈賈無由接神理 揮涕問青松 張 舊室容衣 奠新坐拱樹 張九 路衢唯見哭 城市不聞歌 軀戚戚故交 淚幽幽長夜 泉

野 孟東 大夜不復曉 古松長閉門 孟 相知成白首 此別問黃泉 白集 故衣猶架 上殘藥尚頭 邊 鮑多才非福 祿薄命是聰 明 不得人間壽 還 留身後名 鮑 傳

呼猶在耳 會 吳已填 門 王 荆 共疑天上 召 更欲水邊 招 軀 地 要黃金骨 天 成 白 王 樓 岫 裁 舟 移 夜 窈 華 屋 落 泉 臺 四 府 舊 聞 多 故 更 幾 人 聖 淚 拜 碑 前

劉賓 耆老于公 幾人在為君 無憾為時悲 坡集 欲寫此哀終 不盡但令千載

少知君王荆公東第抵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王荆公

古今事實 挽歌之俗 漢高帝時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以
為挽歌通典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戶鄉自斃奉首從者挽至宮不
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法訓周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紀事物道行頌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
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續陽道行頌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
有行路難曲辭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
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二絕時張
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戶山松道上行
殯裴格語林

古今文集 葬於田橫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
乎譙子對曰四海邊聲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
周閱云至高帝名齊橫至於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
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類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
柩人銜枚豈樂哀者耶按在子曰緇謳以生必於斥吉司馬彪注曰緇引柩
索也斥踈緩也吉用力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

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
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
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又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傳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六十 喪事部

○奠銘 附 墓碑 行狀 群書要語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應管聲名於天下統前
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碩人之
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墓誌 公室視曹碑三家視桓楹汪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前前後四角柱
之穿中為轆轤下棺以絳天子四碑諸侯士二士無桓楹者言轆諸侯也斷
之形如大楹耳四桓謂之桓楹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品為碑
方跌圓首其高四尺柳宜銘幽書勸業於隧同上立碑穿隧以彰盛美集
以志行官業書千鹿牲之碑自居易作乃作石以表碣柳琢石書德用圖
不栒同上

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 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右吳
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檀石埋城闕元中玄

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矣至天曆中蕭定又升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惟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不可遂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跋

石部有銘衛靈公死葬沙丘掘數尺得石柳沈視之有銘焉

幼婦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操不詳問脩曰卿知不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壻白受辛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作碑無愧色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立石刻銘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慙必求孫綽文溫知王庾諸公之薨必須孫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自為墓誌傅奕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之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後周燕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其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燕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

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三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碑石隋秦王俊墓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長安韓文千變万化無心交歐陽有心交杜和公墓誌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書行狀尚稱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

朱語錄必求孫綽張季友曰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

韓愈張府君銘

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人貢皆別署負負曰此購柳書也

韓愈與吳郡張籍書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與巡俱守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交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憂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內以與賊抗而不降

韓文崔氏能

史章妻傅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

劉禹錫文

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恐死遂衣敢以稚兒沐兒見先生賜之銘

韓文張

唐帝尊之裴均子嘗得萬鍊請買之撰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御筆題額唐張說嘗自為其父碑玄宗書其額嗚呼積善之墓誠莫得金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遺誠求誌崔玄亮晦收遺誠云吾王馨琴留別樂天請為墓誌四絕元魯山
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水篆額時人謂之四絕
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生張說**姚崇張說同位
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隙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歿後同僚當未
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自當致此玩以神
道碑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襲石使速鐫刻張料事違我數日後必追悔
姚沒張果至且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說極筆曰小柱承天
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
者視之碑已攻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等生張說**神宗**不食言富韓公之
薨也計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某平生強項死矣誌其墓亦必二
強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矣特持
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王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
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謹勿許之不然而獲罪

先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生受富公厚
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
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州以帥幕辟
之遂起其相知如此**神宗**更相為傳**鹿登**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
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右足以榮辱天下士公蓋相
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
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
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不顧時忌**神宗即位擢呂
誨知諫院一日早朝獻可待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遂英
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
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奈何論之獻可正
色曰安右好執偏見輕信奸回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及安右變
祖宗舊法天下騷然溫公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
可病溫公康節日就即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
日手書託溫公以墓誌溫公亟省之已瞋自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
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

有侏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在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是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冀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購工得書以獻安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錄不懷德怨歐陽公初以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遺事范文正為開封府祿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

為范公神道碑有雖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削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隱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宜固是賢者然其規模與迥我公無間宋語錄不喜見碑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決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今古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聞見錄文不可改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本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于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大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囑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有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人為通判何足為大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問巷之士以為大夫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不愛潤筆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范之乃獻以所委書書公悉不取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

竊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獨銘五人東坡祭張文定公云載於天下未嘗
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馬溫公趙清獻
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
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七大夫所共知只因
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與臣亡母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
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詞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
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疾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
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
載容齋隨筆

因次已意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復其作富公碑甚詳温公
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為此文恐
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
論富公使虜豈苟然哉蓋坡公因熙寧元豐間用得其來狼狽故假此說以
發明其議論耳

命狀

程伊川先生文集序云先生既没昔之門人
高第多已先亡無以能形容其德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
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得金

則梅聖俞前堯臣與劉公敞親且備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
聖俞嘗欲書其神道碑病不果劉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
發封畫以賻梅氏行狀

古今文集雜著

石誌不出禮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

禮經起頽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晉魏侍中繆
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祖記姓名歷官祖
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主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
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因此始事始碑本極墓用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塚墓間者每墓有四物葬穿繩於孔以下推
乃古懸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柏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
政碑亦豈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行狀出於平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
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
非其平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忠信惠和或言成德太繁遠
而愈光或言直道正言死而不朽嘗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取信今
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過皆足以自見耳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充長碑頌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
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魯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昭
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
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祿碑本賈文為活翻冷室倒懸空笑之也韓愈撰
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給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
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正劉
禹錫祭愈文云公期侯碑志遂表阡一字之價董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受你
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繒何遇我薄耶
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悅撰成德王士真碑悅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遣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
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
之子持萬緡請常貫之求盛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脩香山
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
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直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贊予
念平生分釐不遺納往及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
之柳此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此

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 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
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
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一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
瞻道碑亦辭不依曹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曹公作銘彭之子以
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畫朋友之義若在肯見後非天下所
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卷齊隨筆 宋景濂書 昔有為
賈之請篤矣而不得待名於子雲之經端女奴來致其主夫人之命非有勢
力氣敵之可以動人言語精神之可以起義也而退之不為為之銘故君子
謂子雲也嚴謂退之也公嚴者不以為許人而公者不以諛許人也 王子俊
書

古今事類全書卷之六終



